

## 父亲的冰箱

坏,那语气好像见过冰箱似的,吸引了不少羡慕的目光。

我婚后的日子紧紧巴巴,颠沛流离,东挤西挪,带着孩子搬了七次家。直到2007年,我才有了自己的房子。搬家那天,父亲开心得不得了,他从这个屋子转到那个屋子,把花池边的方砖倒饬得整整齐齐。临走时他把我拽到一边,从怀里慢慢摸出一叠钞票,是五百块钱:“妮,赶紧买个冰箱吧。”我有些吃惊:“这钱你攒了多久,我可不要你的血汗钱!矿上钱领了?”父亲的手停在了半空,轻轻地叹了口气。

父亲曾经身揣绝活手艺——捏瓮,时称“把总”。母亲勤劳聪慧,织布裁衣耕地耙犁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。父母就是靠着两双勤劳的手养活我们姊妹五个,从暂住亲戚家的一个黑窑洞到拥有打了三个窑洞的大院落。主窑还贴上了蓝蓝的砖,家里值钱的东西也是逐年增添。我们五个先后骑上了村里第一辆自行车,用上了村里第一台新乐牌洗

衣机,看上了村里第一台黑白电视机……那段时间,村里人都挤在我家的院子里看《霍元甲》,父亲别提有多高兴,他成了整晚不停地跑到窑顶上给大家转天线的那个人。

后来,这样的家庭优越感被迅速淹没,窑逐渐没有了市场,停产了。中年的父亲一直耘田耕地,没有出去过,唯一的一次打工,就是在村里煤矿筹建时看了好久的工地。我家在沟底,煤矿在村上另一个沟底,相距甚远。父亲不是矿上的职工,是被人叫去看工地的,他憨厚能干,不但看好工地,还额外帮矿上做了好多活儿。这个小煤矿让一些有头脑的人发了大财,可这份打工的血汗钱,直到父亲去世都没有拿回来。

再后来,父亲病了,身上挂着引流袋。他也不闲着,依然和母亲做着农活儿。有一次,我买了一堆吃的带回去,和他们拉家常说:“爸您想吃啥尽管说,工资现在又涨了,债也还完了。”父亲嗫嚅道:“你们回来次数多了,

这一大堆好吃的,吃不完就坏了……”他欲言又止,我已经知道了他的心思,说:“爸,给您买个冰箱吧。”母亲在一旁说:“花那个钱干嘛,别给娃添麻烦,村里窑洞凉快得很,买个冰箱用处不大,别听你爸的!”父亲也就憨厚地笑笑,冰箱的事就这样搁置了下来。

2011年的冬季,父亲出现了一次大吐血,我们带他去了西安住院,这是一生劳苦的他第一次远行。回来后,他胃口反常得好,大鱼大肉什么都可以吃得下。他常念叨:“咱们窑洞凉快,你们有钱了一定要买个冰箱,不要吃坏的东西。”我下定决心,不管用得上用不上,一定给爸妈买个冰箱。不料刚出正月,父亲的病情突然急转直下,飘着雪花的一个凌晨,他永远离开了我们……

岁月沧桑,其实我一直不明白父亲为什么对冰箱有这么大的情结。直到母亲告诉我:“那时村里能考上端铁饭碗的没几个,你爸说你是有出息的孩子,给咱家争了光,合计着你结婚时好好操持一下。那天他专门去村里问了在城里做生意的村长的二弟,人家说,现在流行冰箱了。”

时至今日,家里冰箱的制冷技术代代更新,从两开门到三开门,已经换了好几个。每当我打开冰箱时,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父亲。那个没有买成的冰箱,则成了我心头永远的痛。

## 初春

赵国培

鸟儿齐唱  
枝枝叶叶听得真切  
传到树的心田

阳光芳菲  
人们多么欢欣  
与娇媚的春天亲近

春花朵朵笑面盈盈  
春风时时奉献殷勤  
怎样才能不负光阴

## 村庄浸在香空气中

唐红生

白墙被柳风吹出毛边  
树饱蘸一池春水正在描摹  
几座洇湿的房屋  
连同蓝釉色的天空  
碎在鸭掌划开的褶皱里

樱花在檐角掩饰自己  
玉兰于枝颤摇头晃脑  
油菜花提着鹅黄裙摆  
向田埂奔来

小草沿着石缝钻出  
像一枚时针慢慢游走  
整个村庄都浸在香气中

## 清明雨

方华

春雨正以记忆的丝线  
连接往日的温情  
杏花绯红  
几滴清泪挂在心蕊  
松林深处,墓碑上模糊的名字  
雨润中清晰

白铃兰在莹边垂首  
像未寄达的信札,沾满雨水和叹息  
尘世的温度与未说尽的诺言,此刻  
被一双手传递到碑铭的褶皱

心底蛰伏的情愫被纤柔的枝条抽取出  
青青的芽叶  
雨止风轻之时,一树梨花  
带泪表达  
山下的渡口正烟雨蒙蒙  
那一天卸了许多愁的轻舟,已从彼岸  
回到山清水明的此岸

全蕊

前段时间我去一个远房亲戚家做客。他家在北京二环内的一处高档小区,闹中取静,位置优越。一进门,只见胡桃木家具与暖黄色沙发相映成趣,书画精品点缀素墙,水晶瓶中三枝重瓣百合静绽,嫩粉色花瓣在阳光下流转光晕。

这位亲戚真诚、健谈,虽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人士,但却谦和异常,毫无架子,言谈里闪烁着智慧的光芒。聊了一段时间,突然听到他家里传来哔哔剥剥的声音,我开玩笑道:“你正在准备糖炒栗子吗?”

这一说他来了兴趣:“是我的烘干机。”他一把推开一侧的门,向我展示正在运转的洗衣机和烘干机,只见墙角处整齐排列的两台白色机器正低鸣运转。

我有些惊讶,我们生活的北京,天气是出了名的干燥,何况是有暖气的冬天,一般衣服头天晚上洗完,挂在室内第二天早上就会彻底变干,何必要用烘干机?

见我不解,他开始向我大谈烘干机的好处,并劝我也买一台。可能我长着一张爱消费的脸,已经有不同的人向我推荐过按摩椅、

## 梨花清明如雪落

打猪草,我跟着她认识了很多野草野花。那些从泥土里冒出来的,细小而顽强的生命,成为我人生最开始的朋友。从她那里,我知道了金银花清热解毒、醉鱼草能把鱼儿灌醉、车前草清肝明目、金钱草可以排结石……

小时候,我常馋山里的野果。一个夏天的早晨,我无意间发现后院的山坡上长满了覆盆子,想摘来吃,却怎么也够不着。母亲那时候已经去地里干活,我只好求助曾祖母,无奈她年事已高,试了一下,也够不着。为此,我哭闹了一上午,待到中午的时候,实在太累了,沉沉睡去。等我醒来的时候,床前摆了一大碗洗干净的覆盆子。覆盆子这种野果,长在布满荆棘的藤蔓上,采摘不易。我从没见过那么多的覆盆子,它们显然经过精心挑选,一个个饱满润泽。我迫不及待地抓了一把塞嘴里,酸酸甜甜的味道瞬间溢满舌尖。

我正吃得很高兴,母亲从屋外进来,一把端走覆盆子,并把我狠狠地训了一顿。大意是责怪我不懂事,怎么可以让年迈的曾祖母去荆棘丛里给我摘果子,万一摔跤了怎么办。我这才留意到,站在一旁的曾祖母手上、脸上都有被

荆棘划过的小伤口,有些还微微渗着血。

彼时,我尚且年幼,母亲的训斥,让我觉得委屈。多年以后,再想起此事,我便忍不住一阵阵自责和内疚。

那年冬天,曾祖母大病了一场。

第二年春天,草木萌动,春山可望,后山的野花野草挺过寒冬,迎来了新生,梨树也发了新枝,尽情吐蕊,曾祖母的病情却并未好转。我很难过,一个人偷偷跑到后院的山上,坐着发呆。忽然,庭院里传来父亲的号啕大哭声,紧接着一阵急促的鞭炮声响彻村庄。我的心一惊,猜到那是曾祖母离世的讯号,眼泪夺眶而出。我一路哭着跑回家,她已经闭上了慈祥的眼睛。

接下来的几天,庭院里挤满了来送别曾祖母的亲戚、邻里,父亲和母亲哭肿了眼睛。曾祖母的坟址选在了梨花山上,送别她那天,阳光格外明媚,温柔的春风拂过山岗,梨花如雪簌簌下落。

又是一年清明,又是一年梨花开。昨夜,在梦里,东风吹弯月牙一样的微笑,我的世界又开始下雪。

## 常拭人生的暗角

洗地机、大排灯等家电。每次我都是“嗯嗯啊啊”地答应着,实际却左耳朵进右耳朵出,以免不小心踏入消费主义陷阱,钱包作痛。

本以为此事就此作罢,没想到第二天回家,亲戚突然给我发了条消息:“记得收快递。”我以为是他给我寄了昨日随口提起的迁西板栗,便回道:“谢谢。”

消息刚发过去,对方的电话立马打来。我接起,对方的第一句话竟然是:“我给你买的洗烘套装明天就送到,今天下午先安排了人把你原来的波轮洗衣机拉走处理。”

每个字我都认识,组合在一起却陌生得让我眩晕,我难以置信自己的耳朵,反问:“什么?”对方又将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。

刹那间万种思绪涌上我的心头:我与他不过一面之缘,便这么大的手笔,他是某品牌的销售,强买强卖?他是钱多得花不完,到处捐赠?还是,他有别的目的……

见我不说话,对方解释:“烘干机是送你的,如果你真的用起来,你会感谢我的。”

心中万千不快,一句“你越界了”就快到嘴边,但碍于亲戚的情面,我还是强忍住了怒气,冷冷地说道:“谢谢,钱我随后转你。”

之后的事便超出了我的认知,完全是按照他的安排发展。拉走旧洗衣机、购买置物架、墙上打孔、安装新机器……由于急着让我体验烘干机的功效,他还给了安装人员额外的小费,让其加快速度。

烘干机装上的一瞬间,此人的电话无缝衔接地打了进来,像是在等待火箭发射成功那般精准,他在电话那头显得很激动,催我赶快试试。

我内心反感不已,强压怒气,以一种冷眼旁观的姿态,不是很期待地把衣服放了进去。

一番运转,烘干机也发出了与那天同样的、糖炒栗子般的哔哔剥剥声。两个小时过

去了,我打开盖子,想取出衣服,却见一股热气混合着香风扑面而来,洗好的衣服堆叠在桶中,触手便感温热、柔软,拿出来展开,衣服竟垂顺异常,毫无褶皱。

我内心不免有些触动,往日我洗完衣服便往阳台上一晾,自觉阳光能杀菌,但每次晾晒出来的衣服冷、硬、皱。

他又催我赶紧把烘干机的集尘盒拿出来清理一下。我掏出集尘盒,不由得大惊失色,没想到集尘盒里已经积累了厚厚一堆的灰色絮状物质,衣服纤维、皮肤碎屑、空气灰尘……我终于忍不住了,开始不断地直呼“天呐”。

亲戚说:“你以为你每天都在做衣服的清洁,但实际上却存在着大量你忽视的灰尘。”

我想,思想亦如是。常以躬身之姿擦拭心镜,方知明净处仍有暗角未扫,自满时便是蒙尘之始。我脑海里突然浮现那句“勤掸思尘”,是啊,唯有明镜常拭,方见暗角。

## 春天的五线谱

王优

整夜的雨,淅淅沥沥,天明时还更酣畅了。仿佛谁执了竖琴,轻拢慢捻之间,清幽的曲调弥散开来,琴声如诉,情思如露。

踩着明晃晃的春水,看雨点在地面上开花,即开即灭,绵绵不绝。远远近近高高低低,那些深深浅浅的绿,想来更洁净,更明艳动人了吧。于草木而言,这是最好的时光啊,即使是一棵荆棘,初生的叶芽儿一样温润可爱。

河边的芦苇,凋零枯萎,再无摇曳生姿的丽影。枯枝败叶,没有人打理,而芦苇似乎并不着急,大大方方静立于一片新绿之中。衰老不可阻挡,唯有新生可以覆盖荒凉。万物皆有属于自己的春季,沉睡的芦苇慢慢醒来,她的春天就会迎向她。

腊梅开过去了,红梅开过去了,桃花吐艳,樱花喷雪。要不了多久,榆钱树将慷慨解囊,倾囊相赠,细细碎碎的银钱散落一地。春天的舞台上,好戏一幕接一幕,弦歌不辍,鼓点不息,万物竞秀,精彩不断。

那日,从榆树下过。偶抬头,一串串新钱挂在枝头,叮叮当当,何其可爱!掏出手机,想要留住这美妙之景。镜头之下,却绿蒙蒙一片,分不清哪是叶哪是钱。仿佛世间所有荣华富贵,原不过南柯一梦。

现在,钱串子真的纷纷而下,突然没有了伸手不可触的神秘。湿漉漉的地面上,黄的红的香樟叶,粉的白的樱花瓣,船形的黄桷芽,球形的水杉果,一边凋零,一边新生。来来往往的脚抬起又落下,在风中舞蹈,在雨中静默,都是生命的形式,有什么好感慨的呢。

从柳下过。细柳拂面——摇漾春如线。手一伸,挽住一枝。这春天的万千情丝呀,一下子成了绕指柔。拉到鼻前,好闻的清香之气沁入肺腑。心下一动,不如折几枝带走吧,插在瓶里,放在案前,婀娜的春就据为己有了,岂不妙哉。柳叶儿那么柔,柳枝儿那么软,罢了罢了,手一松,我把美好还给了春天。

这世间,纵有诸多不好,但春天很好,花很好,草木很好。春天的五线谱铺展于山河大地,万物皆是五线谱上安排好的音符,自由自在地弹奏着属于自己的春之絮语。走在春天里,能一如既往地闻香赏花,听风看云,这,已经很好了。

## 山雨斜飞访欧公

张永生

此前,我随中国文化报和中华诗词学会组织的采风团,赴江西永丰县欧阳修故里学习采风。这让我有机会更近距离地接触并了解到,一代文宗欧阳修的丰功伟绩及其后裔传承发展的故事。

那天,我们从永丰县城刚出发,天就下起了雨。淅淅沥沥的春雨由小变大,敲打着行进中的车顶车窗,随风舞动的行道树,像热情欢迎我们的乡民齐刷刷地招手致意。车里的诗人点燃了心中雅兴,纷纷吟诗唱和。此时,车内外情景交融,被山雨洗绿的灵山秀水,似春意缱绻的泼墨写意,让诗友们喜不自禁,用诗言志,用词抒怀。

江西永丰县沙溪古镇西阳宫,是欧阳修的故居。当年欧阳修回故里探亲,看到美丽的田园风光和故乡的淳朴民俗民风,抑制不住对家乡的赞美,写下了《寄题沙溪宝锡院》一诗:为爱江西物物佳,作诗尝向北人夸。青林霜日换枫叶,白水风吹稻花……

雨不停歇,我们撑伞走进春雨绵绵的沙溪古镇,走进千年古观西阳宫,真有一步迈进历史,一时穿越古今的倏忽之感。

沙溪镇党委书记冒雨到辖区拱江背村,为我们讲述欧阳修为官清廉、刚正不阿、铁骨铮铮的故事。陪同接待的欧阳修第33代孙女、年逾七旬的欧阳水秀则从家训家学方面,详细地为我们解读千年前欧公所作碑文《泷冈阡表》。欧公褒美先仁德,记述家世恩荣的轶事,激扬的笔墨力透纸背。

其实,欧阳修的孝道思想,他的“厚葬不如薄养”理论,“祭而丰,不如养之薄也”,早已深入人心。欧阳修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,提倡流畅自然的诗文写作,培养了苏轼、苏辙、曾巩、王安石等一大批文坛名宿。他开创了宋代文学的繁荣局面,其作品许多成为传世经典。

我们还参观了恩江古城里的欧阳修纪念馆,欣喜地看到欧公34代孙女欧阳慧玲,在纪念馆担起了宣传讲解传播欧阳修文化,打造永丰文化高地的重任,让一代宗师文脉和文化薪火相传,生生不息。

堂外骤雨初歇,回望经过风雨洗礼的欧公故里,绿树白墙,洁静庄重。

## 乡野春笋鲜

江初昕

“春雷一声响,地下赶紧长,层层褐色衣,皇冠头顶挽。”这是关于春笋的谜面。进入春天,下了几场雨,蓦地春雷炸响,父亲说,该是春笋破土而出的时候了,春笋听到春雷声,就像战士听到了冲锋的号角,铆足了劲拼命往上长,一个晚上能长好几寸呢!

几天后,父亲带着我,扛上锄头,背着竹筐到山后那片茂密的竹林里去挖春笋。满山的竹子,有的粗,有的细,青翠碧绿,郁郁葱葱,竹山就全被这绿色笼罩着,站在竹子底下,简直望不见天。就在这些竹林地下,到处都是破土而出的春笋,探头探脑。它们身着黑褐色外衣,头上顶着嫩黄的笋芽,满身绒毛。

挖春笋也是有规矩的,不能随意乱挖。粗壮的春笋是不能挖的,这样的春笋可以长成竹子。过于密实的春笋可以挖掉一点,有利于它们的生长。再就是那些矮小、歪斜的春笋也是可以挖的,这样的春笋不能成材。父亲每次挖完一棵竹笋,都要认真地把土坑填埋好,防止竹鞭暴露在外,影响来年的生长。

春笋剥去了笋壳,露出了黄玉色的笋肉来,用刀纵向剖开,切成细条,放入大锅开水中煮一下。母亲把挂在房梁上的猪肉皮取下,洗净,放在陶罐里和笋子一起,炭火慢慢煨熟,香气四溢。肉皮烂如豆腐,笋子则鲜嫩无比,融合了油脂,变得尤为味美了。

鲜笋子吃不完,可以用开水焯一下,放在太阳下晒干。晒干后的笋子表面有一层白霜,闻着有一股淡淡的清香。日后要是有肉的时候,把笋干用温水发开,和肉放在一起红烧,那滋味最是美味无穷。

“长江绕郭知鱼美,好竹连山觉笋香。”苏东坡不但爱竹,也爱笋呢。我想,竹笋的鲜嫩美味也曾让这位被贬的大学士暂时忘却了失落和忧伤吧。